

漢書門類		四	四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四	三	二	二		

漢書	內閣文庫
四	二九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4
冊數	40 (25)
函號	279 2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儀列傳第十

按陳軫公孫衍亦見此傳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

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

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

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亾壁門下意張

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壁共執張儀掠笞

數百不服驛之驛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僖鄭玄曰

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楊慎曰韓信傳驛兵北首燕路驛亦訓釋若多劉氏解

釋為酒則此云管
數百不服醉之訓
不通矣
王維禎曰舌在是
篇中骨子

茅坤曰描寫蘇秦
激怒張儀西入秦
處極工

嘻悲恨
之聲

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

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
音足容反然恐秦之

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的於秦者乃使人微

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

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

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

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
隱

曰按謂數設詞而讓
之讓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賢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

又攪入一層

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

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

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

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

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

何寺描寫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

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

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

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至此纔說出來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

按陸賈傳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義與此同

楊循吉曰此段連五句用我而字文法奇崛與子胥謂夫差我今而父霸等語同
楊慎曰首即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鳧封其弟陵萌為首首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首

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

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

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

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絕了蘇君一段案。渠音詎。索隱曰：渠音詎。

曰古字少。假借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徐廣曰：檄一作

我願且盜而城。首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

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首音巴，謂

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首者，按巴首草名。今

論巴遂誤作首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首得名，所以其字遂以首為巴也。註引天首即芭首也。譙周

蜀相攻即此事也

王蓋曰伐蜀一節不必入張儀傳

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

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

首侯，因命之曰首。首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

為讎，故蜀王怒伐首，首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

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

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首

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

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

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

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

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救，猶豫未能決。司馬

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

按此後俱襲戰
國策文亦少異

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

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臯鞏縣

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鄠城水，出北山，鄠溪，又有故鄠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

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鄠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

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

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楚臨南鄭。

正義曰：是塞什羊腸韓上黨之路也。秦攻新城宜陽。

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殺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

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

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

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

楊循吉曰：孔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謀伐魏，即此意。

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饒

音膳同饒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

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

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

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

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

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

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

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

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年

二年十月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

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

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

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

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

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

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

廣

楊慎曰衡之說大抵與從之說相反後誇其國強則衡必敗其國弱從言事秦與不交與國之害而衡反以為利以不事秦之禍恐喝之以從不可成離其心大畧如此

曰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

楊慎曰自首至固戰場也言地狹兵寡而無險固敗言其弱不可保也自梁南與楚至四分五裂之道也言與一國而不與者攻明六國不可從之由故其下遂言從之不成也大王不事秦大王不聽臣兩節皆以兵威恐

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說梁形甚正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荆白馬以盟洹水之

喝之使事秦也既
言事秦之利又言
不事秦之害且言
從人之不可信大
槩與從人之辭相
反

上桓音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

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正義

曰河外即卷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劫衛取陽晉。正義

昨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地劫衛取陽晉。正義

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

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

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

韓為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

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茅坤曰昔人謂眉山蘇氏父子兄弟文字由戰國縱橫中來今驗之當是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正義曰枕針鳩反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

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

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

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

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

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

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

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

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

鮑彪曰魏邈秦無阻固凡橫人之計若可聽惟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亂動矣

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覆觀其說楚可知也。

楊慎曰。陳軫之計。又出儀之右。

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

為後發口張本

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

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

徐廣曰在枝江

漢中之地。

正義曰今梁州在漢水北

楚又復益發兵

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

正義曰要音腰也

欲以武關外

易之。

正義曰即商於之地

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

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

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

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今房州也。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賢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

余有丁曰：按秦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儀寧渠能者。茅坤曰：此謂張儀雖相魏與楚劫之以事秦而未始訟言從人者之失也。蘇秦死而儀之說始顯耀于世矣。

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應蘇秦傳。索隱曰：此時當秦惠工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

余有

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民。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一謂並兩船也。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

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魚復縣。○正義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在破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

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

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

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

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

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

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戟夫

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

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為天下春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智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智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

董份曰此語却是名言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

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

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

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

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

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

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

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

楊慎曰大抵言韓之弱不能抗秦之強然欲為秦必先為秦弱楚則利其地此轉禍為福也

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廝徒謂襍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

賤人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駟案跣跣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徼舉一足曰跣跣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跣又音助戰國

策作虎挈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駟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

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

兵之衆揆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揆向前後足跌於後跌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裊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裊袒也左挈人頭

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

鮑彪曰橫人之詐真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于此也

楊慎曰蘇秦說下齊不知秦之無柰齊何而輕事秦故破其說者特以強弱相形耳至秦謂楚和親而韓魏趙亦已割地齊不事秦則弱立至是直以威恐喝之

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為于偽反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

鮑彪曰據此則說趙當在齊前

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
 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亾隨其後
 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
 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
 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
 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亾卒數十
 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
 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
 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
 趙入朝澠池澠綿善反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

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

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

漂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

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

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救邑秦王使使臣

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

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救邑恐懼

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習馳射力田積粟

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楊慎曰說趙王之詞又與說齊楚者異矣蓋遣秦為縱者趙王也趙王為宗盟之主故言秦王之積忿舍怒于趙而以合兵請戰之詞脇之于前又以而相見相結之計休之于后故趙

王俱而割地謝過也

茅沛曰擯秦者趙為首故儀之說趙獨以秦所仰者恐喝之

楊慎曰趙為從盟主故儀說之與齊楚異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十五

過之也

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

今以大王之力

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救甲凋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

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

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

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

告齊使興師

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

河外

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

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

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

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

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殺欺先王獨

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羣臣

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

鮑彪曰約從以唯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從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

靈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

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議矣

楊慎曰說燕王則直言趙之不足親信而不事秦之足以公國事秦有援而無齊趙之患大抵雖反蘇秦之說而趙為燕之南蔽者卒不能破也六國之君皆懷其言而聽之燕王曰寡人壘夷僻處雖大男子才如嬰兒嗟乎齊楚韓魏趙之君嬰兒執不獨燕王也不然何為為張儀倭哄而愚弄也

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長柄則名為科音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厨人進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

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駟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摘○正義曰笄今簪也摩

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亾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

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

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

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並在易

州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

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

鮑彪曰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震動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甲詞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弃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後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許應元曰：衡術間不勝後術而文則佳。此一段尤佳。

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喜，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

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王維禎曰：觀張儀說六國其詞不窮，卒以相終初所謂，舌尚存者有賴矣。

張之象曰：不叙陳軫，色里而直曰游說之士，此亦起首一例也。如虞卿亦曰：游說之士，廉頗曰：趙之良將，李牧曰：趙之北邊良將，皆用此法。

田汝成曰：人謂軫之計出張儀之右，予謂文亦出張儀右。

張未曰：從而散者，蘇秦負其背，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從橫之任，乘勢何變而行，其說故其說不勞。

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賢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

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而身處于侯軫其說士之巨擘哉

鮑彪曰軫之亦類楚給而其所稱譬皆當于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亦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

吳師道曰秦為无道魯仲連不肯帝孔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也軫往來其間其居楚也又與張儀爭寵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亦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

問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豔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田需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吳師道曰軫為楚媾于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敵，豈忠于為主者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奉趙護帥帥與魏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

戰敗績去楚絕齊時甚遠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于辭也

董份曰宜餘字句言為其主計之之餘即為我計之謙言先其君而及秦也故軫曰臣主與王无異楊慎曰館豎子未

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

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賈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

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

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

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

攻昔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

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

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

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必有其人設言自

王維模曰救難卹鄰大義也既不救而又伺其傷以利之乎

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

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

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

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昔年不解

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

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

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弊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

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

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

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

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

王所以賢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

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行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

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

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

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

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緩急告語之也曰中

何孟春曰中國無事謂山東諸侯不共攻秦燒撥焚杆而侵掠也

王維禎曰君之國連燒撥焚杆不當截屬下句

楊慎曰撥馬箠也杆蓋箠也

楊慎曰犀首欲義渠君勿援秦也

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中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

得燒撥焚杆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撥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

燒燭而牽制也戰國策有云且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

山東諸國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

攻秦是其事者也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

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

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

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君

應前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乃起兵

公孫衍之所謂因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

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

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

國之相印為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

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

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

曰暴音步十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已之說辭也成其衡

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

陳仁子曰秦已死矣而儀且暴其短其不怨也可畏哉且史迂直謂當時事之相類者率附之秦未必非儀實為之

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污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間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黃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為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捫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縱約於異日智者不為也夫儀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共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槩也之

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跨壓天下驅役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比于蘇固獨易者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微覺力緩

茅坤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凌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其強張儀欲六國為橫以事秦則言其弱然而六國之王皆聳敬聽從舉國而付之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之勢惟求為苟安計故不暇自計其強弱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六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井然于衷而何待于疎遠游客為吾借箸而籌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 終

于知百歲後事
皆言其智也故
以智則樛里句
結之正與前秦
人號曰智囊句
相應

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盡出其人索隱曰

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
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斬首八萬十
一年樛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
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
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取其城地入秦
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樛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

莊豹拔蘭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

巧取漢中地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

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樛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

王鑿曰先下意甚敬三字而後云以其重秦自有節秦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

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

仇猶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

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

險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

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

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

周禮曰廣車之萃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

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

狼之國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

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

衛樛里子

按名曰衛疾二句與號曰誅蔡二句自相對應

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亾

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

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褚里疾圍

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

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

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

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

國之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

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亾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

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

按胡行之說。本為蒲畫策。然樗里自為計。亦不外是以故。釋蒲勿攻。正見其多智也。

王維慎曰：樗里子聽胡衍而釋蒲。勿而貴。得補滑稽多智。衍又其尤矣。

王常曰：樗里子之占墓。智見百歲後不虞。胡衍頃更見欺。

唐庚曰：按口林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官殿從何福業生。以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為。至其交滅。亦非一爭之所能廢業。疑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无至人。故莫

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

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

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

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

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

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

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譽於衛。於是遂解蒲

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

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

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哉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不外于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失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按此傳中多奇計然難解

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卽州

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

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

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

歿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

行。正義曰餉受二音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

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

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鮫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

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田汝成曰願王勿伐者非真勿伐欲與王定盟也

凌約言曰此下作
二段首先引曾參
事而以今臣之矣
數句結之既引張
儀樂羊事而以今
臣羈旅之臣數句
結之反覆錯綜自
合矩度

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峭五昔曾
參之處費。音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
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
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
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
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
西奔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
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茅坤曰却諶而後
成功
凌約言曰只息壤
在彼一句秦王之
疑頓釋矣筆力萬
鈞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謫書一
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
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
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
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
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
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
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
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
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前窺周室死不恨之語

史記卷七十一 樛甘列傳

五

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

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毋宣太后楚女也。楚

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

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

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

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

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

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

按此段牽引向壽樛里子公仲蘇代諸人事見甘茂所以凶秦奔齊之故

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

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樛里子甘

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

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賢向

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

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

封。正義曰公仲自以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

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

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

按躬率私徒闕於秦正前禽困覆車音丈種行成于吳而謂以五千敢死之士當十萬久疲之兵語意亦類此

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

私徒以闕於秦闕鳥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願

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

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秦

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

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向壽也言人曰賢其所以賢者賢王

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

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

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

王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

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

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

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

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

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令秦

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

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

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

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徐廣曰秦昭王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

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

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

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

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委秦也

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委向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

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

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按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按楚歸潁川則楚歸講故曰安

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

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

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

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

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

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亾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樗里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

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亾秦奔

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

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劉知幾曰此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

興及向之著書也
乃用蘇氏之說為
二婦人立傳定其
邦國加其姓氏以
彼烏有特為指實
何其妄哉
王維傳曰甘茂
秦逢蘇代求入為
貧女之喻可鄙甚
我

按代知茂必留
奇故言此耳不
為茂游說也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
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
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
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
陽城正義曰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
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
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
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
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按秦因復甘茂
之家句足前餘
光振之意

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茂賢人
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
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
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
幣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
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
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雎曰徐廣曰
蠅。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寡人欲置相
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
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應前下蔡之監門也大不

按不廉戰國策
作苛廉

史記卷七十二 梅甘列傳

九

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
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
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
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
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越
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
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
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
路而郡江東止義曰吳越之城計王之功所以能
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
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

按可字應前孰
可字

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
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
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宰相向壽
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率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歿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
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秦始皇帝使
事呂不韋為庶子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
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
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
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按莊子逸篇云
蒲衣八歲而堯
師之此言項橐
七歲為孔子師
古之至賢必有
師其名見經傳
間多矣蒲衣項
橐誠何如人列
女傳墨子生五
歲而贊禹言幼
悟者其最乎
按列子有問日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
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
索隱曰：卽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
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
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
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
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
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
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
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

出者豈即項橐耶

茅坤曰：切中事情

信侯專。
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
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
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於
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歿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
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
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
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

柳宗元曰彼甘羅者左右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于燕天下是以益知秦无札示信視固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二音齎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占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尤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其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

乎誅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

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芊氏曰芊其先

楚人姓芊氏正義曰芊秦武王卒無子以下叙系本此句發明立其弟為

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

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

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

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

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羊太后攝政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于嬴國漢唐以來女主臨朝專制自羊太后始也

王維禎曰敘同異父母文新

茅坤曰叙華陽君三人者發篇末范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按太史公首昏魏冉繼歷叙其權齊掩楚破魏圖梁之功以見四相而封陶者非過也卒以一夫開說憂憤而亡秦王其少恩哉

華陽君

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平戎後又號新城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

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

索隱曰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

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

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

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

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

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

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

魏冉為政昭王七年穉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

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

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秦不聽公

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

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

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

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按前既言魏冉舉白起攻韓魏取楚之宛葉矣此又言冉使白起拔楚之郢而結之曰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

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

也總見得白起之功皆本于穰侯耳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國且坐此困削悲夫

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

此臣衛大臣所稱

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

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猷之有哉。今又走

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

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

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

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

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

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

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

大謬

按連用臣以為字文法無限曲折頓挫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

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

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

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

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

戰三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

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

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

穰侯攻梁兵疲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

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

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以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

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

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秦，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

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

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也。正義曰：穰侯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

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按須賈剖析利害處，如指諸掌，雖為梁作說客，實為穰侯謀也，以故竟罷梁圍。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

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

以伐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

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

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

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

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

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

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

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

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

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

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

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

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

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

按前云益封陶矣此復云欲廣其陶邑見范雎可乘間而諛也故太史公特下

於是字又下以
此時奸說數字
則穰侯得為知
幾之士乎

史記卷七十一 穰侯列傳

應前宣太后自治

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應前穰侯富于王室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者，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

陳仁子曰：苟為人
所間而欲奪其位
國威羈旅一也。何
必范雎之于魏冉
乎

梁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而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偏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將毀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

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

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

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

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

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

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駟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

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明年白

唐順之曰策書休韓公楊夔奇碑類如以茅坤曰太史公次白起戰功始末如掌然讀及半而知起無歎所矣何必杜郵哉

史記卷七十三 穰侯列傳 七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

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

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

縣西二十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鄢鄧二邑在襄州

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

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

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

十里有絳州東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

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

野王降秦為長平之戰本案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

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

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

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

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

按太史公於平原君傳論其利令智昏者以此

茅坤曰王翦以下非白起本傳而附載本末者以秦陰使白起將兵遂有長平之勝故也

陽君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

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

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

蘭。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蘭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蘭。括地

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聲相

似字隨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

王齕攻韓。齕音紇。取上黨。上黨民悉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涇氏。○索隱曰。地理志。涇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

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援上黨。四月。齕因攻趙。

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

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

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奪西壘一作乘。奪西壘

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

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

為反間。曰。正義曰。間。紀。覓反。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

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

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

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

按韓信破成安君兵法大畧相同

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

黃震曰：按白起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誅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民之處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後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然自秦而言，雖

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起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秦。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

殺之非其罪自公
理而言一或何以
盡其罪哉
茅坤曰此一說范
睢忌白起之心不
能不起矣

一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

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

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

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

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

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

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臯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困上黨上

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王聽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

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

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

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

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

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

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

王鑿曰次武安君
毋應侯有隙如畫

白起之攻割
取韓趙之地

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

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

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

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

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侯駕而行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于無功極矣何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

○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

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矣白抽杜郵之劍也

董份曰白起非獨坑趙卒也始攻韓斬二十四萬燒楚夷陵攻魏斬十三萬沉曹德卒二萬于河攻陸斬五萬蓋所斬已四十四萬矣而燒者不與焉至趙卒已降而坑之則尤益甚耳以起一人而前后所坑斬計且百萬

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阮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古今之慘莫以加矣戰國之民其亦悲夫痛哉以起之慘雖夷族滅姓千萬不足贖何嘗成哉而秦人憐之又何耶
按何晏之論甚當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必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疆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為後日平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袒患諸侯之揀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

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

卷音拳袒音濁莫反字亦作縱揀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

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

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

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

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

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

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

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

賁擊荆

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

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

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

楊維禎曰余嘗疑
王翦將也必索六
十萬是翦閉力不
開智也吁此翦之
智也信董不知也
秦兵之強帶兵六
十萬翦使王空其
國以委我而後行
是翦以重而馭王
之輕也王之驕已
殺矣而必疑焉故
又陽請美田宅為
子孫後計有以辭
其疑此翦之所以
為智而非信董之
所知也豈必六十
萬而後可耶不然
前日滅趙亦翦也
何未聞如是其衆
耶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豫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地名也索隱曰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郊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

蘇軾曰秦初遣李
信以二十萬人取
楚不克乃使王翦
以六十萬人攻之
蓋空國而戰也使
齊有中主具臣知
亡之無日而掃境
以伐秦以久安之
齊而入厭兵空虛
之秦覆秦如反掌
也吾故曰秦之不
亡者幸也非數也

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凌約言曰此與蕭相國多買田宅以自汗同意始皇諸將惟王翦得善其終者以次

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索隱曰：謂使者五度。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靡。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一作搏。又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

按兵法云：懈然後擊之，翦蓋得此。

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駟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拔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

張之象曰子傳末敘其後世之報而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敘事兼議論亦一例也

黃震曰按王翦為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

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美田者五輩後有勸蕭何田宅目汗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歟
康海曰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古今之極矣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耶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徐廣曰切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遍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賁離繼出三代無名

蘇子古史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強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涕也。趙克國征

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
 功克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
 不能害克國而卒陷其子叩嗚呼循道而不阿
 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
 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
 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口單為相單語趙
 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
 用眾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
 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
 糧食輓負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
 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
 截盤匝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
 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
 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罕鐔蒙
 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
 萬二十萬之眾以為鈞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
 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
 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
 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

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柰何以
 三萬眾攻之田單喟然嘆息曰單未至也由此
 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
 眾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
 可以少擊眾耳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三 終

史記卷三十一

白起五刑列傳

十一

